

OAC-UNIV-108-029（研究報告）

潮間共生：阿美族重安部落潮間帶採集 文化知識體系之研究 (正式報告)

海洋委員會補助研究

中華民國 一〇八 年 11 月

「本研究報告僅供海洋委員會施政參考，並不代表該會政策，該會保留採用與否之權利。」

OAC-UNIV-108-029（研究報告）

潮間共生：阿美族重安部落潮間帶採集 文化知識體系之研究

（正式報告）

學 校：國立臺東大學

指導教授：蔡政良

學 生：呂慈慧

研究期程：108 年 6 月至 108 年 12 月

研究經費：新臺幣貳萬元

海洋委員會補助研究

中華民國 一〇八 年 11 月

「本研究報告僅供海洋委員會施政參考，並不代表該會政策，該會保留採用與否之權利。」

潮間共生：阿美族重安部落潮間帶採集知識體系之研究

摘 要

臺灣原住民族裡僅達悟族與阿美族與海洋有不可抽離的連結，阿美族中唯獨居住在鄰近太平洋的部落擁有海洋文化及海洋知識，沿著台11線上從花蓮至臺東，每個部落會因為地理環境不同而存在且延續不同相似的海洋採集習慣。本文田野地臺東縣成功鎮重安部落，是個經由遷徙而聚集的部落，因為鄰近太平洋，時常可以在海岸邊採集到相對於縱谷阿美族部落來說視為珍饈的海味美食。本研究計畫聚焦在重安部落阿美族人於潮間帶採集中貝類採集*micekiw*上，以深度訪談法與參與觀察（實作）法蒐集研究所需資料，其訪談問題聚焦在潮間帶採集知識體系外，更從性別與年齡的差異探討兩者與潮間帶採集的文化意義。最後，透過報導人各自的採集經驗，以及親身趣事來豐富潮間帶採集的文化意涵，說明此項文化知識與重安部落之間的共生關係。

關鍵字：阿美族、重安部落、潮間帶採集、傳統知識體系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2
第三節 現況分析	4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預期目標	5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8
第一節 深度訪談	8
第二節 參與實作	9
第三章 結果與討論	10
第一節 食用潮間帶海貝	10
第二節 潮間帶採集週期	12
第三節 潮間帶採集空間	13
第四節 潮間帶採集工具	21
第四章 結論	23
參考書目	25

圖表次

序	標 題	頁碼
表 1	潮間帶貝類採集週期表	13
圖 2-1	進行訪談	8
圖 2-2	作者與部落長輩學習採集	9
圖 2-3	作者與長輩們進入岸際前的儀式	9
圖 3-1	北都威溪出海口	14
圖 3-2	北都威溪南段	14
圖 3-3	重安部落海灘東景	15
圖 3-4	重安部落海灘南景	15
圖 3-5	都威溪出海口	16
圖 3-6	都威溪南段	16
圖 3-7	海老溪出海口	17
圖 3-8	<i>a'do no cadada</i> 出海口	17
圖 3-9	石雨傘全景	18
圖 3-10	石雨傘海蝕洞景	18
圖 3-11	玉水橋北景	19
圖 3-12	玉水橋南景	19
圖 3-13	採集鑽	21
圖 3-14	網袋	2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海洋，對一般社會大眾來說是休閒遊憩的場所，不外乎進行海上活動，如游泳、浮潛、衝浪等，但對生活在太平洋旁邊的居民來說，大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因為它替交通不便利與經濟不富裕的社區與部落提供了食物。2013年日本的電視台將因911海嘯而重創的日本岩手縣海女文化景象拍成了日劇《小海女》（あまちゃん），成功地利用媒體傳遞日本的海女文化；2016年韓國濟州島的海女文化通過文化遺址申請，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中，韓國政府更在濟州島當地設立了海女博物館，讓前來韓國旅遊的觀光客可以了解海女文化的歷史，也提供海女體驗的行程讓觀光客親身體驗到海女們的採集過程。而反觀同樣身為海島的臺灣，更是南島民族中可能是起源的地點之一，對於海洋文化的紀錄卻少之又少。

筆者雖為阿美族出身，原生部落是在中央山脈山腳下的壽豐鄉山下部落，從小跟家人舉家搬遷到鄰近海邊的豐濱鄉貓公部落生活十一年，對太平洋是熟悉卻又陌生。從小看著吃著各式從海上直送餐桌的海鮮珍品，覺得習以為常，隨著離開部落到城市裡讀書，離開了生活的海，對此採集品記憶也漸漸模糊。直到進入到研究所就讀後，開始尋找研究主題，經歷校內不同段的短期田野，終於在2015年到重安部落拜訪後有了研究主題的目標。

第一次拜訪重安部落是2015年的夏天，對重安的第一個印象就是眼前走路五分鐘就可以到的一大片的海，聽在地人說前面這片海可以抓到龍蝦、海膽跟章魚，隨後拜訪的主人公端出一盤強調是自己去海邊採集的貝類招待客人，我指著這盤中飴說：「是*sampiraw*¹耶」。直到2016年8月參與學校與中研院民族所合辦的人類學合作培訓計畫，選擇進入豐濱鄉港口部落找了當地兩位擅長以魚槍潛水打魚（*mipacin*）的依佑・安查及擅長潛水採集的喇外・嘎蓋進行田野訪談。訪談過程中的意外插曲開啟了我對阿美族潮間帶貝類採集 *micekiw*²文化研究的想法。當天

¹ 潮間帶生物，學名笠螺。

² 海岸阿美族中潮間帶採集分為貝類採集*micekiw*、海藻採集*midamay*、夜抓*milaklaw*。

依佑大哥特地拿出自製的魚槍介紹給我，因為好奇我很自然地用雙手扶住槍並仔細觀察材質與結構，這時在一旁的朋友驚訝地說：「碰到了，怎麼辦？」。當下了解在港口部落裡女性是不能碰觸男性漁獵所使用的漁具，會影響到其下海捕魚的安全及漁獲量。所幸，依佑大哥說這把是已經沒有在使用的魚槍，所以沒有影響。

經由這次意外後我發現女性在研究漁獵文化上有性別限制，若要繼續阿美族海洋文化研究，勢必需要從接近性高的對象與主題切入。同年10月，在完成人類學年會的報告回到臺東，坐公車經過海岸線富山段看見幾位婦女在退潮的岸際彎著腰採集，使我想起在文獻蒐集期間發現關於阿美族海洋研究的資料多數在討論男性的漁獵，卻少有潮間帶採集的紀錄與討論，當下思考著：沒有被討論就代表它不存在嗎？又想起第一次拜訪重安的*sampilaw*跟在地婦女強調的那句話：**這是自己抓的喔**。因此開啟了我與重安部落潮間帶採集的緣分。

第二節 問題背景

在臺灣東部沿著東海岸線從花蓮到臺東於特定季節裡可在沿岸邊看見一群人在退潮時「全副武裝」地彎著腰在潮間帶的上翻動石頭東找西找，抑或是蹲坐在石頭上持續著像是在挖東西般的動作，此種動作在阿美族社會中稱為潮間帶採集。對居住在太平洋沿岸的阿美族而言，眼前的海洋是冰箱，而相對海洋生物種類豐富的潮間帶當然也不例外。在早期的阿美族傳統社會裡，生活中雖主要以農耕、種植、畜牧、狩獵為食物的主要來源，但「採集」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技能，採集是隨時隨地在發生的。採集在阿美族社會裡是特別的生產模式也是非常重要的生活技能之一，採集的區域包山包海也包河，通常山的採集除了食材的採集如野菜採集 *midateng* 外，也包含生活用品製作材料的採集，例如藤、竹、木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海邊的採集，潮間帶採集是居住在海岸的阿美族獨特的採集知識，其因著採集物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稱呼，如貝類採集稱為「*micekiw*」、海菜採集為「*midamay*」、海膽採集為「*miaowang*」，此外，阿美族特有的夜間採集稱之為「*milaklaw*」，包含採集青蛙、蝦蟹等。而潮間帶採集中的貝類採集 *micekiw* 為本研究之重點。

阿美族的潮間帶採集有別於上述的海女文化，雖同屬為海洋採集行為，則兩者執行採集的空間有著相當大的差別，潮間帶採集意旨採集空間於潮間帶範圍內，僅限於漲潮淹沒退潮顯現的岸際。近十年來，因為原住民議題討論越來越熱烈，與阿美族相關的研究在各領域上皆有逐漸增加，如民族教育、公共衛生、傳統工藝、土地領域等都有不同的層次與觀點在，惟在海洋文化相關議題上的研究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林正春、劉炯錫（2004）彙整出都蘭部落海洋生物種類，淺談都蘭部落阿美族在海洋漁獵、採集中的各個捕獲生物之學名與族名，但未深入討論各種生物的採集時間及部落中如何進行採集；阮文彬、劉炯錫（2004）針對宜蘭部落的海洋漁獵略提各項漁事的進行方式及使用工具，在物質研究上參考價值甚高，卻缺少聚焦在特定切入點討論，從漁獵到採集較屬於粗略性的資料彙整。呂憶君（2007）年在港口部落以海洋地景與空間討論海祭中的身體實踐，文章裡有清楚的地名歷史性及寫實的民族誌描述，但由於受性別限制在以男性為主的海祭中要身體力行在海祭的空間場景裡是無法進入到組織核心裡進行觀察。

在臺灣目前的學術研究中雖尚未出現聚焦在潮間帶採集文化的相關研究成果，但不少有關阿美族海洋文化的文章中有稍加提及。如阮昌銳（1969）在《大港口的阿美族》指出，成年婦女能採集海生植物、海生貝殼類，成年男子採集蝦、蟹、螺等；白皇湧（2013）在《臺灣原住民阿美族的飲食傳統與採集文化》中提到阿美族男性負責潛水下海、灑網捕魚，女性在岸邊採集。居住在鄰近太平洋的阿美族部落生活必定與大海相依，而東海岸因為有黑潮經過，海洋生物多樣性也相對豐富，蔡政良（2004）³在《阿美族》一書中提到：阿美族的男人幾乎都是潛水高手，也多是海洋獵人；而女性也不遑多讓，大多可以輕易地辨識藏匿在潮間帶礁岩中的各式各樣海貝與海草。說明在海洋文化中性別有著不同被賦予的工作。由以上可知，阿美族男性須潛入海中進行漁獵活動，女性則在潮間帶進行採集工作，在相同海域、不同的採集空間裡有著明顯的性別分別。然而，學界也有不同意以上的說法，例如呂憶君（2007）在其論文《海祭、身體實踐：花蓮港口阿美的海岸空間》裡提到：海岸處人人都可以去採集與漁獵，沒有劃定固定界線，藉

³ 蔡政良 2004 阿美族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 線上資料
http://www.dmp.gov.tw/FileUpload/interaction/e_images/阿美族族群研究

以限制人們採集與漁獵的活動範圍。日常生活去海岸進行採集與漁獵活動，這些活動並沒有嚴格的性別分野，限定何者應是男性或是女性所為。意指日常生活中可以不限性別進行漁獵與採集行為，祭典期間女性則是禁止下海甚至靠近海岸。

阮文彬，劉炯錫（2002）提到潮間帶（intertidal）阿美族語為 *hekal*，在*hekal*之捕撈活動不需乘竹筏，靠游泳、退潮時採集即可，婦女時常在此採海菜（藻類）及螺貝類。鄰近太平洋的阿美族部落族人大多數具備潮間帶採集的知識與技能，不同區域會隨著不同的地形及礁石而採集到不同種類的海洋生物，以貝類 *cekiw* 為例，其所需的生長環境為大顆且平滑多坑洞的石頭為主，其因為此種石頭吸附容易坑洞多不怕碎浪拍擊，對貝類而言是絕佳的生存之地。阿美族的採集活動大部分部落以女性為主要採集者，特別是年紀稍長的女性更是擅長並且掌握當地採集資訊最精準的人，從山林間的野菜知識到沿海岸際的潮間採集知識，居住在部落中的阿美族女性長輩都有自己的口袋地圖與名單。此外，在尚未進行研究時，筆者本身對阿美族海洋分工的印象是絕對性別分工區分男性負責近海區漁獵、女性負責潮間帶採集。然而，在2018年初次參與重安部落的貝類、海菜採集，由三對夫妻長輩帶著我到部落專門的採集區域實作 *micekiw*（採集貝類）跟 *midamay*（採集海菜），當時正是海菜長滿礁石的季節，一大片綠油油的海菜就是我們的目標，男女各自選定一個位置後就蹲坐在石頭拿著湯匙開始刮刮樂⁴，看著三位男性坐在礁石上一副從容不迫的樣子，這樣的愜意使我感到震驚與好奇，也意識到可能某些部落從事潮間帶採集的人是不分男女的。

從上述學者們所提到的阿美族潮間帶採集僅初步提及性別上男性於海中捕獵及女性於潮間帶上採集等，尚未深入探討鄰海而居的阿美族人如何與海洋共生的細節。於此，筆者將研究核心聚焦在建構潮間帶採集文化中的生態知識，從文化知識的角度向上理解阿美族的海洋文化。

⁴ 重安部落的年輕人，看見長輩以鐵製湯匙刮取礁石上的海菜，取名為「刮刮樂」。

第三節 現況分析

本研究開始前筆者已閱讀相關文獻蒐集與潮間帶蒐集及海洋文化相關的研究資訊，由於臺灣關於潮間帶採集之研究文獻目前較為缺乏，先以蒐集與閱讀國外與海洋採集相關的文獻嘗試理解其他國家與族群中採集知識的歷史脈絡與尋找其中可參考論述，爾後再透過筆者於田野地重安部落的田野調查中進行田野材料的累積，最後以民族誌方式書寫潮間帶採集文化知識，論述出阿美族重安部落的潮間帶貝類採集 *mecikiw* 文化與海洋之間共生共存的關係。

在上一節內容中有提到目前臺灣關於潮間帶採集論述僅於初淺的討論，並未從在地知識最為切入點深入探討阿美族的採集文化，在國外已有相當多針對潮間帶（intertidal）或是海草（藻）採集的文獻，例如，夏威夷針對當地人海藻採集（seaweed collection）的研究以從基本種類分辨教育（MacCaughey 1916）到飲食文化（Abbott 1978）、甚至至論及當代醫學的研發與使用（Smit 2004）。雖然夏威夷是當今全球化的觀光勝地，每年平均突破百萬人的觀光人潮，但從當地食用海藻及使用海藻的頻率，可知現代化生活並沒有影響夏威夷人與海藻之間的聯繫，在當地，採集工作是不分男女老少，雖然野生海藻在傳統上被認為是夏威夷婦女與兒童的工作，但可能因為海菜採集與捕魚是同時發生的，通常是男人與男孩的工作（Abbott 1978）。此外，在吉里巴斯的貝類採集中，男性女性是共同採集，但因為不同的潮區分為男性負責的採集區域及女性的採集區域，採集時，婦女與兒童專注在潟湖潮間帶與潮下帶的資源；潟湖坡和背風礁平臺潛水是僅由男性進行的活動，原因是貝類採集主要是一項女性活動，但女性潛水被認為是不合適的，因此他們不須將工作限制在潮間帶與淺層潮下。（Thomas 2007）

以上夏威夷海藻採集（seaweed collection）中所述，在當地野生海藻採集原是女性與兒童所負責的工作，當代因為海菜養殖後，因捕魚與海藻採集可以同時進行，則變成男性的工作；另外，吉里巴斯貝類採集因為安全因素將不同地形的採集工作分為男女等來看，潮間帶採集在大方向來看同為獲取食物，採集行為上沒有明顯的性別分工。同樣擁有潮間帶採集文化的海岸阿美族，不同部落對潮間帶採集的性別分工論述較不統一，以重安部落的經驗來看，潮間帶採集是男女都可

進行，只是從事採集男性在年齡上都是有超過65歲，反倒年輕的男性是沒有參與的，對本研究來說，男性參與潮間採集亦是值得深入了解的問題。

本研究的田野地位於臺東縣成功鎮博愛里重安部落，行政區域上屬臺東縣成功鎮博愛里，也是成功鎮最北邊的鄉鎮。重安部落地理位置於台十一線上103K處，北與宜灣部落相鄰，宜灣部落以其豐年祭傳統樂舞為著名；南為玉水橋部落，是成功鎮著名觀光景點「石雨傘」及「男人石」的所在地，而重安部落前方面臨太平洋後為中央山脈，中間還有都威溪將部落分為二，生活在如此豐沛的自然資源裡。部落人口分布因受人口外流之影響，經調查過後目前部落人口居多為中老年人口，中壯年與青壯年人口是部落人口斷層的主要年齡層，另有少數的兒童與青少年居住在部落中。雖部落內已是現代化生活但仍延續上山狩獵、溪邊捕魚與海邊採集的生活模式。

目前仍在從事潮間帶採集的長輩僅剩不到十位，年齡約65歲以上，中生代的族人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對潮間帶生物的食用習慣還是存在，但已失去採集的能力，為完整記錄下潮間帶採集的知識體系，我藉由親身參與採集實作，潮間帶採集的過程有許多必須注意的細節，從一開始的看月曆、看潮汐、不同季節採集的生物有哪些，各種生物出沒的地點等等，都是值得細膩記敘的重點，更是潮間帶採集知識的精華。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預期目標

潮間帶採集在阿美族文化中是日常生回中的生活技能，在早期物資匱乏年代，老弱婦孺是負責採集潮間帶上的生物，而青壯年男性負責下潛海中採集。以上看似性別分明的海洋分工，在我進入重安部落做簡單的詢問後從部落長輩們分享得知，在重安部落裡的海洋採集，沒有性別之分，只有能力之分。重安部落前的海灘是沙礫灘，也是部落採集海膽、章魚龍蝦的地方，此處因為海流變化大，不熟悉海象的人不建議自行在此下水，但部落中女性若具備泳技與判斷海流的能力，是可以與男性一同採集的。另一方面，重安部落採集地點位於玉水橋與小港舊港，在冬天東北風吹起時，是海菜開始生長的季節，通常一月起部落婦女就會開始注意農曆十五及漲退潮情況來推算到海邊採集的時間點，在本研究期間的實作採集

過程中，筆者觀察到長輩們男女之間的相互合作與相互關注，有透過採集實踐了解到傳統知識中人與生態間的相互尊敬。

傳統知識的流逝不免俗地因為社會環境改變，現今更正面臨環境破壞的傷害，本研究希望透過阿美族潮間帶採集研究，記錄採集活動所包含的相關知識，更透過自身實作採集以民族誌書寫出親身經歷的情感，使潮間帶採集文化面的書寫更具完整性。於此，我設定下列預期目標：

1. 透過阿美族海洋文化中的潮間帶採集以 *micekiw*（貝類採集）作為研究核心，初探阿美族潮間帶採集的文化知識。
2. 透過田野調查方法蒐集並整理重安部落潮間帶採集知識體系，以在地文化知識觀點理解阿美族與海洋之間的共生關係。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第一節 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所設計之研究方法以人類學研究中常使用的深度訪談法及參與實作法作為田野材料蒐集方法，依照前述研究問題設計出符合研究脈絡的訪談問題，待天氣條件與海象穩定及適當的潮汐時間，以參與觀察法方式實作潮間帶採集過程，除了彙整經由問答所得的研究資料外，亦可透過身歷其境的身體感受以文字描繪出身為採集者處於岸際採集空間中的感官感受。

本次研究計畫研究期間為六至十一月，在深度訪談部分安排三種主題來剖析潮間帶貝類採集的在地知識，而此時春夏交替之際正好是潮間帶貝類的採集時節，配合著當季盛產的貝類而設計三個階段不同主題的訪問問題與報導人們進行田野訪談。在報導人的遴選上以目前持續進行潮間帶採集且悉知海洋生態知識的部落長者為主要報導人，更藉由不同性別試圖理解潮間帶採集工作中是否在兩性上有不同的工作分配。經親友的詢問及部落族人的推薦後選出六位重安部落至今仍經常到海邊採集的長輩等六位，分別是曾○德與妻曾○妹、楊○生與妻吳○花、楊○隆與妻楊○枝等為報導人。第一階段為潮間帶貝類採集知識建構，著重在重安部落潮間帶採集文化習慣上，從自然現象觀察、地點選擇、使用工具到採集物種介紹將會做系統性的紀錄，第二階段以潮間帶上的性別分工與部落內日常採集與儀式性採集的差異作為訪談主題，第三部分則針對每位報導人各自的採集經歷做訪談，將以仍持續潮間帶採集的部落族人做為報導人，並以不同年齡層與性別來進行訪談，其目的是透過不同人的背後採集經驗讓此項文化更全貌的分析出重安部落與潮間帶之間的互動關係。



圖2-1 進行訪談（曾聖慈 攝）

第二節 參與觀察（實作）法

參與觀察法顧名思義就是必須進入研究地現場，但作者不設限於觀察的視覺感官來理解蒐集資料，更以實際的操作潮間帶採集過程，實踐研究者即是採集知識初學者的目標，但因研究期間短促，在此次研究計畫中參與觀察（實作）部分在研究期間僅能安排一場採集實作田野。操作潮間帶採集需要顧慮天氣與潮汐條件，而夏季又是臺灣的颱風季，故在選定採集日期時除了必須挑選安全的天氣外，另一個條件是必須以滿月（農曆十五）與朔月（農曆初一）為主，潮間帶採集需要潮汐處於退潮時進行，退潮時才可見露出的潮間區而進行採集工作。

在進行潮間帶採集前有一連串的前置工作要做，首先要注意潮汐否為大潮期間，除了在月曆上的農曆日期判斷外，另外就是觀察月亮形體是滿月還是朔月，再來是出發當天的天氣狀況，若風浪大或是天氣不佳等對生命安全有威脅的情況就不會貿然進入海邊，其次是採集場域的選擇，不同的海洋生物會因為地形及環境條件而生長在不同的地方，若要採集當季的生物除了對其棲息環境聊若指掌外野必須清楚知道它出現的地點。

上述的兩種研究方法中深度訪談是以口述了解潮間帶採集文化中的每一項步驟，在採集實作上主要是以研究者的身體經驗記錄下採集過程的感受，除了可以更清楚記錄下採集知識實踐的方法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親身體會到人與海之間「撿食」的共生與連結，將會幫助民族誌寫作中可以有清晰且深刻的描述。



圖 2-2 作者與部落長輩學習採集



圖 2-3 作者與長輩們進入岸際前的儀式

第三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食用潮間帶海貝

潮間帶中的貝螺種類是相對多樣，而且可辨識度比海菜來得困難，若不是真的會*micekiw*的人還真的會不知道如何下手。重安部落可食貝螺類也多達十餘種，有些生長在岸邊、有些生長在近海礁石上，也有些附著在石頭上，更有些藏匿在海蝕洞裡。不同的物種採集的方式也不同，重安人從小生長在海岸邊的生活經驗與對海洋的了解，採集這些喜歡玩捉迷藏跟隱身術的貝螺們根本不是問題。

alipit、*alipitay*、*cekiw* 都是笠螺的阿美語，笠螺又名海鋼盔。*alipit* 生長在岸際的礁石下方，採集時需要彎著腰在石頭邊緣尋找，必須利用自製的金屬採集鑽*haberac*輔助採集，*alipit* 終年都會生長，重安人在採集時會特別注意其身形大小，符合採集標準的以手大拇指的指甲作為基準，未達標準體型的一律不拿。據擅長採集的婦女們說笠螺喜愛生長在平滑的石頭上，且好食紅色的海藻，以致採集笠螺必須先找紅色平滑的紅色海藻。

Sampilaw 星笠螺，外殼為星型，因生長在滿潮時海水淹沒的礁石上，殼上會長滿海藻，阿美族人都稱它做「長毛的*cekiw*」，*sampilaw*生長的礁石上因長時間浸泡在海水中而殼上長出海藻，因此也讓*sampilaw*身上多一層保護色，採集時須使用*hab*採集鑽鏟起。初學者乍看之下都會辨識不出來，需要經驗老到的師傅們指點才會發現。呂憶君（2007：90）在港口部落的經驗裡也提到殼上有海藻的*sampilaw*看起來和海邊的礁石非常相像，很不容易辨認，…對於沒有看過或是沒有抓過的人來說，根本就很難分辨。重安人採集 *sampiraw*的地點在重安海灘 *pia'owanan*及石雨傘*pipe' cohan*等浪比較大的地方，它喜愛吃一種叫*laolen*的海藻，*sampilaw*的肉身是黃色且厚實。

'angdis 花松螺，星型外殼帶花紋但不長海藻，採集地點在重安海灘 *pia'owanan*的淺灘石頭上，與笠螺*cekiw*喜愛躲藏在石頭下方的習性相反，*'angdis*喜歡生長在石頭上方，部落耆老楊國隆跟楊玉枝提到：*'angdis*喜歡曬太陽，退潮的時候在石頭上面看到的就是它。其口感與*alipit*跟*sampilaw*完全不同，*'angdis*略帶點苦味，是部落老人家最喜歡吃的貝類。

Taloponay 花青螺，外型與笠螺 *alipit* 相似，差異在 *alipit* 的殼是平滑表面而 *taloponay* 的外殼會凸起。*Taloponay* 生長在玉水橋 *daduwacen* 的岸際岩石上，採集也需要以採集鑽輔助，擅長貝類採集的部落長者說道：*taloponay* 不像其他 *cekiw* 會跑來跑去吃海藻，它只會在定點吃，在冬天有水就會活」。

Lalumana 石蟹，整年都是生長期與採集期，因為在石頭上行進時像軍用車，重安人叫它坦克車，在我生長的貓公部落稱為 *a'lem* 鐵甲武士。生長在淺灘岸際的石頭上，退潮退乾時石頭佇立在海灘上，仔細看都可以看到它的蹤跡，因為奇特的外觀所以辨識度高，採集時需要利用採集鑽鏟下，吸附力沒有像笠螺那麼強。

Fafako 台灣蝾螺，又名月光螺。一年四季都可以採集，通常潛水採集的數量會比潮間採集來的多，*fafako* 生長在海水中，退潮時在潮間帶上不容易看見它的蹤影，根據重安部落頭目的描述，通常採集 *fafako* 會以手或自製鉤子採集，*fafako* 總會藏匿在礁石洞裡及石縫中，採集時必須彎著要在石縫間摸一摸，有時不小心會摸到海鰻、螃蟹，最好是帶著手套。*Fafako* 採集地點在玉水橋、三仙台、小港、石雨傘等礁石較多的地方，其有個辨識度高的特徵，在身體下方有個白色圓形的口蓋，遇到侵略者會縮進殼裡用白色口蓋蓋住洞口自我保護。

Kamata'ay 珠螺，外型長的與 *fafako* 相似，但體型小許多，同樣有著保護作用的白色口蓋，生長在淺灘的石頭上，退潮時在石壁上或翻開石頭就可以看見，採集時用手撿起即可。

Pitian 蟹螺，體型為半圓形，開口與其他螺類有非常大的差異呈半圓型，腹足尾部帶著棕色薄口蓋，生長在淺灘石頭上平時吸附著平面的岩石，退潮翻開石頭可用手採輕易採集。

Dadacan 扭鐘螺，是所有採集的螺類中體型最小的，與 *pitian* 一樣附有棕色薄口蓋，退潮時吸附在海蝕岩及消波塊上，手可輕鬆取下，通常一次採集的量都很可觀。*Kamata'ay*、*pitian*、*dadacan* 都屬於淺灘的海螺，此三種螺類終年都有，重安人從四月採集季節起在重安都威溪出海口、玉水橋、石雨傘、小港等地採集。

Hakatangay 細紋鐘螺、**Ialiyo** 血斑鐘螺統稱三角螺，通常由男性潛水採集，在潮間帶出現僅在大潮期間潮水退最乾的時候才有可能拿的到，頭目說三角螺通常會在珊瑚礁附近，鸚哥魚跟河豚除了吃珊瑚礁外也吃三角螺。

第二節 潮間帶採集週期

潮間帶採集是潮間帶上採集活動的統稱，但依照海洋生物種類細分的話包含採海菜*midamay*、採海貝*mickiw*、採藤壺*mipec'oh*等，另外還有主要以男性為主的夜間採集*milaklaw*，主要是採集蝦、蟹、青蛙等夜行性的生物，且包含河溪與岸際，但夜間採集*milaklaw*部分不在本研究的範疇裡，於此不做深入說明。重安人一年裡從事海洋採集的時間約是在農曆過年開始後到八月，每一年採集時間不一定相同，由於每種海洋生物的生長條件都不盡相同，透過部落長輩的經驗談得知，每年約莫是十一月東北風吹起即是潮間帶上的海菜初生長的期間，採收時間約在一月開始部落族人會陸續前往採集地點勘查礁石上海菜是否成熟，有時受天氣的影響會有晚熟的現象，當年的採集時間就會往後延期。經由訪談後的資料顯示，高潮帶的海菜多半在冬春期間採集，而少數低潮帶的海菜與貝螺的採集時間是在夏天，報導人分享說因海水溫度開始熱，海裡的生物也長的成熟。

採集來的海洋生物以日常食用為主要目的，潮間帶採集對於重安人來說屬於一種休閒活動，不像一般日常務農時間固定且常態進行，其中關鍵原因為需要考量到適當日期、天候與潮汐狀況，而一年之中主要的採集季節集中在春、夏季，通常*midamay*與*micekiw*會在上午退潮時進行，晚上屬於男性的*milaklaw*時間，不限制個人或是團體。海洋裡一年四季都有海洋生物可以採集，只是物種太多每種生物的採集時間不盡相同，最不容易釐清的就是確切的採集時間必須清楚了解它們的生長的時間與生活習性才可以掌握最佳採集時機。

報導人楊國隆耆老訪談時提到他的經驗：*sampilaw*喜歡吃一種黑色的海草叫做*laolen*，要拿*sampilaw*就要去*laolen*多的地；夏天晚上退潮去*laklaw*的時候，在海灣牛肉麵前面可以在潮間帶上有石頭的地方輕易地抓到正在抓螃蟹的章魚。而*faki* 曾金德也談到多年來採集藤壺的經驗：*pe'coh*喜歡在浪很大的地方，而且很怕淡水，喜歡吃 *'angdis*。長期從事海洋採集（包含潛水採集與潮間帶採集）的重安人都熟悉每種採集物種的特性，為了清楚理解各種生物的採集時間，我整理了下表：

表一、潮間帶貝螺類採集週期表

類別	陽曆月份 物種	採集時間			
		春	夏	秋	冬
		3.4.5	6.7.8	9.10.11	12.1.2
貝螺類	Alipit 笠螺	v	v	v	v
	Angis 花松螺	v	v	v	v
	Sampilaw 星笠螺	v	v		
	Talaponay 花青螺	v	v	v	v
	Lalumana 石蟹	v	v		
	Fafako 月光螺	v	v		
	Kamataay 珠螺	v	v		
	Pitian 蜆螺	v	v		
	Dadacan 扭鐘螺	v	v		
	Hakatan'ngy 細紋鐘螺	v	v		
	Laliyo 血斑鐘螺	v	v		
	Poki 寶螺	v	v		
	Pe'coh 藤壺	v	v		
	Palicapic 鵝頸藤壺（鵝茗荷）	v	v		
其他	Alufafin 僧帽水母			v	

資料來源：依據林正春、劉炯錫（2000）、陳育賢（2001）、黃淑芳（2003）、呂憶君（2007）以及本研究田野資料整理。

第三節 潮間帶採集空間

根據曾聖慈（2019：85-86）中於重安部落傳統領域的研究中指出：重安部落與北方的宜灣部落從早期除了農耕地分隔清楚外，山林與岸際未右邊界，且一百多年來兩個部落也未出現因為「侵占」與「越界」的爭議。而南方為新興成立的石雨傘部落與玉水橋部落，兩者大約在民國五、六十年成立，部落耆老說法是日治時期前該區是屬於重安部落的農耕地，後來因日本政府在此開發道路與土地開發，才將土地轉手給後來自此地定居的玉水橋與石雨傘居民。

從上述可以知道重安人針對土地所有的概念僅限於農耕地，在岸際的歸屬是沒有界線的，關於採集場域是否會限制外地人使用，呂憶君（2007）在港口部落的例子是海岸處人人都可去採集與漁獵，沒有劃定固定界線，以限制人們採集活

動的範圍（2007：83）。重安部落的情形也是如此，重安人除了在部落內的採集點進行採集工作外，也會到鄰近的部落進行採集，最南到東河。我曾好奇詢問：「別的部落的人不會趕我們走嗎？」，長輩們回答：「不會，海邊是大家一起用的」，反之，當別的部落來到重安境內的採集地時我們也不會趕走他們。報導人國隆說重安人通常不會往北邊採集，原因是北邊的部落比我們還會撿。雖然是玩笑話，但經過訪談確實北邊的地區不在重安人採集範圍內，以下除了說明重安部落內外的採集地點位置外，也透過田野中蒐集到的歷史事件及當代社會連結建立與重安部落採集地域的關聯性。

一、重安部落境內

北都威溪出海口 *cikapohomngay*

北都威溪是重安部落與宜灣部落的邊界，此分界線延伸到海岸地區。以阿美族語的字根解釋，*pohom*是一種樹，意指北都威段山上有很多這種樹。時常在這裡漁撈跟潛水採集的長輩曾○德及楊○隆提到：這區很多龍蝦與*lalaw*（長頷稜鯢），通常部落男性族人會在四、五月時會以*tafokol*（八卦網）捕獲*lalaw*（長頷稜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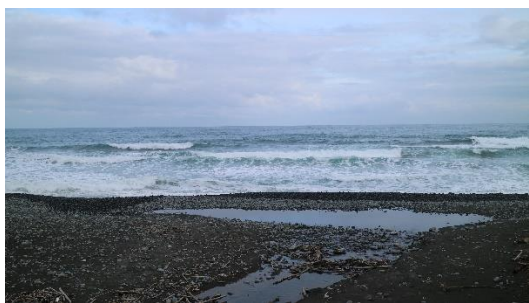


圖3-1 北都威溪出海口（曾聖慈 攝）



圖3-2 北都威溪南段（曾聖慈 攝）

重安部落前海灘 *piaowanan*

Aowan 阿美族語意為海膽，以阿美族語意推敲則 *piaowanan* 之意是指「採集海膽之地」，換句話說就是此地的海膽很豐碩。這裡是重安人從古自今仍持續使用的採集地，根據曾○德耆老說明：*piaowanan*並不是指一個地點，而是一個

區域，北從部落內店家前的海灘到忠孝國小博愛分校前海灘，這一大片海域都稱作 *piaowanan*，由於此處海下地型屬於緩坡型砂礫岸，平時的風浪與斷層型海岸相比之下會顯得誇大，而因海下地型多礁石與砂礫，是龍蝦、海膽、章魚喜愛的棲息環境，所以重安人常常來這裡捕獲海膽與章魚。自青年時期就在部落從事各項海洋採集的部落耆老曾 O 德提到他在海中潛水看到的情形：「章魚很怕海鰻，因為海鰻會吃他的腳，所以章魚喜歡躲在洞裡面，他躲起來時會撿一顆石頭擋住洞口，讓海鰻鑽不進去，但是那顆石頭就是給我們人類的提示，因為石頭都跟礁石的顏色不一樣，所以我們很快就可以找到他」。此外，楊 O 隆耆老也提到此處到滿月時，晚上會有章魚到淺水處抓螃蟹吃的經驗，從以上兩位長輩分享的親身經歷可知 *Piaowana* 不僅海膽多，更是個採集章魚的好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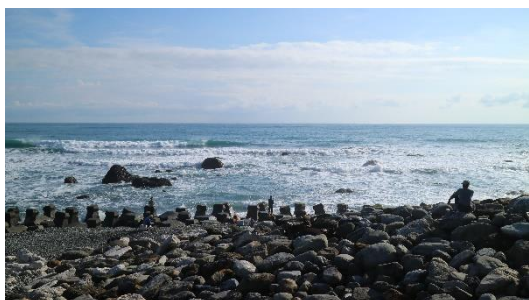


圖3-3 重安部落海灘東景（曾聖慈 攝）



圖3-4 重安部落海灘南景（曾聖慈 攝）

都威溪出海口 *ce'po*

據黃宣衛（2002：34）主撰的《成功鎮志阿美族篇》提到重安原有兩個小社，為 *Tomiac*（都威社）與 *Arakomay*（阿龜堀社），前者居都威溪北邊，後者位於都威溪與無名溪匯流處，日治時為便於治理，將兩社同時遷下居位於海岸公路旁西側低台地上，取名為「都威」，光復後改名「重安」。都威溪是重安部落重要的淡水來源，至今部落裡仍遷水管印進家中使用，其出海口與部落歷史更有密不可分的淵源。經訪談得知於1946年重安部落發生嚴重霍亂事件，事件中的罹難者遺體一部分在北都威溪燒毀另一部分則在此地，重安人經過事件後將此地旁的空地作為花生田，爾後才變成現在的重安公墓。此區為都威溪與太平洋交匯處，據悉在交匯之地的生物是最多樣的，此區可以採集 *cekiw* 外，也有 *pudaw*（雜魚幼苗）、*pitian* 跟 *dadacan*。此外，出海口也是男子年齡階層訓練 *pakalongay*（青年階級）的

訓練基地，根據重安部落青年提及當年在此做訓練，都威橋下是休息區，*malikuda*（豐年祭）期間晚上要沿著都威溪像上抓青蛙跟溪蝦、溪蟹，早上要往海邊學習撒網跟潛水。從不同年代的重安人對*ce'po*的都有相同記憶，同樣是生活中採集的地點亦是祭典期間的訓練場所。



圖3-5 都威溪出海口（曾聖慈 攝）



圖3-6 都威溪南段（曾聖慈 攝）

海老溪出口 *sekong*

海老溪是重安部落歷史悠久的溪，雖然終年溪水涓涓水量不大，但從古至今從未乾枯過。頭目*acu'o*說早期重安部落的人會在這裡撈海水提煉鹽巴，但是製成的鹽是屬於劣質的粗鹽，嚐起來口味偏苦澀，通常重安人將此種鹽巴拿來醃漬食物用，例如醃*siraw*（生醃豬肉）、或醃牛油、牛腸等等。就生態環境來說，*Sekong*前方有許多中大型礫石，是貝類喜愛的棲息地，*ina* 曾○妹也說這裡是*cekiw*最多種類的地方，只要退潮時來這裡走一下都可以採得到。重安部落裡有一位杵著拐杖的*fai*（祖母），她每個月退潮時都會來*sekong*跟*ce'po*前面散步兼*micekiw*，除了當地人外，也有許多鄰近部落的阿美族人會來此地採集貝類，對此*ina*楊○枝驕傲地說：「重安的*cekiw*很香，所以其他部落的人也會來這裡採」。另外，*kamata'ay*、*dadacan*、*laliyo*、*pitian*在這裡也是觸手可及，海洋環境的優勢帶給重安部落優渥的自然資源。



圖3-7 海老溪出海口（曾聖慈 攝）



圖3-8 *a'do no cadada* 出海口（曾聖慈 攝）

重安與石雨傘的交界處 *a'do no cadada*

根據重安部落耆老講述*a'do no cadada*是指*cadada*這條溪，再深入剖析其中意涵，*cadada*是重安部落山上的一個地名，該地的形狀與家屋中吊在爐火上方用來燻肉的燻台相似，所以以其為名，這條小溪從*cadada*流下來，重安的祖先就稱之為 *a'do no cadada* (*a'do*是河流之意)。此地相較於前述採集場域的地形來說，這裡屬於礁石與沙岸，採集生物不多，但因為是沙岸地形，吸引不少觀光客來此遊玩。由於這裡海灘上佇立許多大顆的礁石，且礁石上有許多孔洞，仔細看孔洞裡會寄宿著尚未長大的海膽、*lalumana*及*pe'coh*，頭目說這邊的*pe'coh*相較石雨傘外面*pipeco'han*的，肉長得比較慢，因為這邊海浪沒有那邊大，雖然比較好採，但是吃起來比較沒有肉。

石雨傘 '*ao'aowan*

石雨傘最早的文字紀錄於昭和14年《館內概況一覽簿》中記載。而'*ao'aowan*的由來是因早期尚未建造海岸公路時，過往人經過此處時必須穿過礁岩近海處的一個洞穴，每當有人經過時洞穴會聽見'*ao'ao*聲，後來因此將這裡命名為'*ao'aowan*（2002：36）。石雨傘部落成立於光復後，早期重安人在石雨傘山邊的土地農耕，也在海岸處採集與捕魚，這種習慣持續到現代。'*ao'aowan*是重安部落主要採集場域之一，重安人來此採集的物種相當多，這裡有渾然天成的海岬港口，巨型礁石向外海延伸形成許多海洋生物的棲息地，港內沙岸及岩岸參雜，造就生物多樣性港灣。但此處因為浪大不適合採集初學者，海岬最北邊為*pipe'cohan*，

是生長*pe'coh*的地方，也是*kakoton*、*sampiraw*、*sakifasar*所在地，因為危險性較高，來此地採集的都是經驗很豐富的採集者，除了悉知浪變化外，更要熟悉地形，若將海的浮動擬人化，可說海是有呼吸有情緒的，身在海邊不管是岸際或是海中，都必須十分謹慎，必須善於觀察風、浪。*ina*楊O枝跟*ina*曾O妹都說過，在*pipe'cohan*採集都要特別小心，海浪有固定周期，通常起風後累會被拉起，此時就要開始計算浪頭，通常過三個浪就要抬頭看一下下一道浪是大還是小，隨時準備向岸際跑。洪震宇（2018）所撰寫的《風土餐桌小旅行》書中提到石梯坪採集海菜的實況，當地人要形容美您冬天採集海菜就向參加冬季奧運，要跑要跳要跟海浪搏鬥來回奔跑（2018：26）。



圖3-9 石雨傘全景（曾聖慈 攝）



圖3-10 石雨傘海蝕洞景（曾聖慈 攝）

玉水橋 *daluwacen*

與石雨傘一樣，雨水橋部落也是大約在民國五、六十年成立，據1986年黃宣衛的調查結果說明此區住民大多是從南方的阿美族移居於此而聚成一個部落。此區是重安人採集海菜場域，對重安的長輩來說，早期玉水橋尚未被政府劃分行政區並成立新部落時，此區一直以來都是重安人的潮間帶採集空間，至今雖通過部落核定與行政區不屬博愛里的管轄內，但該地仍如往常一樣是附近部落共享的採集地點。玉水橋北區屬於大顆礁石區，是*cekiw*最多的地方；南區是一大片海蝕平台，冬天時因為滿潮時間長，海水淹蓋的平台上已足夠的營養讓海菜生長，生長期時平台上滿滿的綠色海菜，常常吸引重安人在大潮時間來報到。



圖3-11 玉水橋北景（曾聖慈 攝）



圖3-12 玉水橋南景（曾聖慈 攝）

小港 *folalacay*

在黃宣衛（2002：37）《成功鎮志阿美族篇》中對小港部落的記載是阿美族稱小港為「*Folalacay*」，因此地溪谷與海岸佈滿白石灰石而得其名。清時，因有深水小灣，小船可自由進出，故名成廣澳。昭和12年（1937）改稱小湊，光復後復稱小港。重安人在小港部落的採集地點是新建港口裡拉船上岸的斜坡上，目前這區已是廢棄的一小區塊，港口內與玉水橋部落的海蝕平台上相比，這裡沒有打大浪會打上來，反倒漲潮時水位的變化相對明顯。除了港內採集*damay*的區域外，順著水泥路往海岸走是小港海岸的原生海灘，這裡地形屬於平滑礫石灘，且石頭大小是可以翻動的，在*micekiw*時必須翻動石頭得以找到採集生物。

重安人在選擇採集地點時通常會先到此處勘查退潮情形與生物生長進度，若潮退不夠底，潮間帶露出不夠多就不能採集；潮間帶生物尚未成熟，必定不會進行採集，此時就會換到玉水橋查看。除了潮汐現象與生物成長現象為採集場域的篩選條件外，場地的安全性也是挑選條件之一，重安部落現在仍持續進行潮間帶採集的人大多是老年人，身體條件不向年輕時可以輕易走跳在顛簸的大石頭及礁石上，目前安全考量已遠遠超過採集貨量。

二、部落外的採集地

東海岸一帶的阿美族部落因常態性到海裡採集需要的食材，所以流傳著一句「大海是我們冰箱」，阿美族的對於海邊的使用是沒有界線跟區分的概念，相對的重安人不僅在自家範圍內操作潮間帶採集，更會往南到幾個特定部落採集「地

區限定版」的海味珍品。這些部落外的地點成為採集場域口袋名單的原因有一、經由婚姻關係嫁到該區，由姻親親屬帶領前往，二、該區特產某樣潮間帶生物。從上述原因來看，選擇前往部落外採集地點的考量在對當地環境的熟悉度外，就是特定且限定的海洋生物種類，不同的地形地質與海洋環境會直接影響海洋生物的種類。而安全考量上，除非自身熟悉該地區的地形環境，若是對其整體環境不熟悉或初次前往，都會找一個清楚知道當地海象變化的人帶領，因海象的變化不僅和天候跟潮汐有關，更與海下地形及岸際地形有很大的關連性。潮間帶採集雖然不與潛水採集那般必須潛入水中，倘若無法對當地潮汐改變時出現的細微變化有警覺，很容易讓自身有落海或是被浪捲走的危險。呂憶君（2007）提到在港口部落，去海邊的人一定要會「看浪」跟「聽浪」來感知海浪的變化（2007：86）。重安部落耆老除了也看海聽海外，對於「起風」更是敏感，報導人楊國隆說：「起風的時候就是海水要漲潮退潮了」。以下分別列出重安人經常前往採集的地點並說明是基於何種原因選族去該區採集：

（一）經由婚姻關係嫁到該區，由姻親親屬帶領前往

和平部落：報導人楊○枝因親妹嫁入此部落，而妹婿是當地平和部落潛水採集的好手，對和平部落岸際環境相當熟悉，因此每當*moli*（棒形總狀蕨藻）跟海大麵盛產時，都會相邀重安的親人一同前往和平的海邊採集。

興昌部落：報導人曾新妹的表妹也是嫁入這裡，通常在退潮時會邀請他到興昌採集*cekiw*跟*dadacan*。

（二）該區特產某樣潮間帶生物

都歷部落：*ol'do*、*kacidemay*、*lalikah*

金樽部落：海大麵、*moli*

小馬部落：*moli*、*lalikah*

都歷、金樽與小馬等部落是這群經常相邀同行採集的長輩熟悉採集的地點，即使只有單對夫妻，也是可以安全地完成採集工作。報導人也透露，在幼年時跟著家中長輩前往的海邊岸際都是重安境內，當時還沒有延伸到部落外，是長大後

偶然經過海岸線看到有人在岸際採集，才開始在部落外尋找新的採集點。早期的重安部落不會將自己部落的女性外嫁到別的部落，幾乎都是部落內的婚嫁，在台灣進入工業時代初期，較年輕的重安人開始離開部落北上尋求工作機會，因此結交其他鄰近部落同樣北上工作的朋友，此時才開始有與其他部落形成婚姻關係的現象。

第四節 潮間帶採集工具

重安人在潮間採集時除了使用雙手外，根據不同海洋生物的生長情況也會採用不同的工具輔助，而這些工具的材料來源也與日常生活有密切的關聯，在工業尚未發達的年代，採集工具的媒材來源都是隨地取材，製作上是出自採集者的雙手。經過社會與文化的變遷，工業與經濟漫步在生活中，許多用品可以輕易以貨幣購買後，手作的工具逐漸被機器製品取代。本節彙整出各種採集時使用到的工具與使用方法，爾後討論早期媒材來源與近代加工變化。



圖3-13 採集鑽

habrac 採集鑽

由鐵製成的*habrac*是潮間帶採集者必要且必備的工具，主要採集的生物是吸附在石頭上的*cekiw*（貝類）、*lalumana*（石鰲）等，早期*habrac*都是採集者自行製作，由整條鐵經高溫火燒後將末梢端敲擊成一字型，另一端敲成鉤型，一字型用來採集*cekiw*，另一端用來鉤出卡在石縫中的螺類。

初學者在初次使用*habrac*採集時，通常無法快速上手，使用時手腕的力道要與手指的控制需相互配合，若手腕力道太大、手指沒有壓住*cekiw*，會導致*cekiw*亂飛或掉入海水中。

*habrac*的形體設計雖已找不到源頭，在使用它實際進行採集工作時會讚嘆發明者的設計，相異的兩端在*micekiw*時是各司其職且合作無間，偶爾在石壁上會遇到長的較大且吸附力強的*alipit*用一字端無法將它鏟下，此時先用鉤子端刺在

*alipit*背部上，此時*alipit*處受傷狀態身體會鬆開石壁，再用一字端即可輕鬆鏟下。擅長採集的重安婦女曾○花說：如何判斷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會*micekiw*，看他用*habrac*的手法就知道，真正會的人會有一個上鉤的動作，上鉤是為了不讓*cekiw*掉進海中的技巧。另外，*habrac*鉤型端也使用在採集*fafako*、*piti'an*等螺類上，海平面下的世界是一串生態食物鏈，海藻是各式魚類及貝螺類的食物，相對貝螺類也是特定魚類的鍾愛美食，螺類在自保的情況下會善用身旁的環境，如珊瑚礁底或是石縫中，躲進魚無法進入的空間裡，但在退潮時採集的人在石縫中使用鉤型端鉤出螺類，最後還是難逃成為食物的宿命。



圖3-14 網袋

***kalawad* 網袋**

採集時除了帶著鐵製工具外另外一個就是盛裝的容器，*kalawad*是網袋，開口處有個蓋口叫做*padiwawa*。*micekiw*時在腰間上繫上的*kalawad*通常不會加上*padiwawa*，*padiwawa*的功能是防止採集到的生物跑出網袋；在*milaklaw*主要採集蝦蟹時，就會綁上*padiwawa*。

第四節 結論

潮間共生，是期望透過重構潮間帶採集知識理解人與海洋之間如何連結成共生關係。本論文中主要透過田野訪談與實作參與作為文本的材料，阿美族的潮間帶知識是豐富且具永續概念，而採集知識必須透過不斷反覆執行經身體內化才會形成文化。我以潮間帶採集文化做為論文的主軸分支出知識體系說明潮間帶採集知識的細節步驟，切入性別議題看見潮間帶中兩性合作與的現象。Berkes (1997: 7) 將傳統生態知識 (TEK) 定義為「一種知識、實踐和信仰的累積複合體。透過適應性過程而發展，並藉由文化傳承跨代傳遞。是關於生命體（包括人類）彼此之間與環境的關係。

重安部落的從清代開始有人居住，而文化是生活的方式，所以潮間帶採集在重安人的生活中必定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從清楚辨識各是海菜與各式海螺可知這不單是從單一口傳習得，必須身體力行遊走在海岸邊才可以累積如此知識。早期在科技不發達必須靠周圍自然環境提供的線索來評斷最佳的採集時機，以觀察月相與潮汐漲退為主要判斷條件，這是潮間帶採集能否進行的唯一條件。重安人在採集地點選擇除了是找特定產區為採集點，也會透過親友帶領進入部落外的採集場域，通常採集者會有自己的一份採集地點的口袋名單，而採集工具是採集中很重要的主攻角色，沒有工具就無法完成食材採集工作。

完整的建構潮間帶採集知識需要長時間的紀錄，雖本研究主要的材料以深度訪談的為主，但實作採集的經驗對我來說不僅是另一種蒐集材料的方式，也讓我體會到阿美族不同地區文化知識的力量。在一切都還沒開始以前，我自己想像的 *micekiw* 是只要拿工具在石頭上摳一摳就好，在做後才發現，那些在潮間帶上看起來很有優雅採集的 *ina* 們，遮陽帽下的眼睛、耳朵、手跟腳是同時工作，人與潮間帶的除了食物上的連結，另一個層次是人隨時有在海灘中喪命回歸自然的連結。此外，本研究另一個重點在潮間帶採集的性別關係，起初我的心態很單一，就是男生一定是去潛水捕魚，女生是在岸上採集。我帶著如此二分的概念進入重安部落開始我的田調，後來才逐漸知道其實海洋採集沒有性別限定，只是某些採集會因為空間不同而需要不同的技能，若不具備該有的能力當然就不能貿然進行，海

邊的工作攸關的是性命安全。我從陸上家的空間先釐清過去與現在的性別關係有什麼改變，才來回頭看潮間帶採集工作的性別關係，發現海洋採集的兩性分工其實是共工的合作關係，主要還是顧慮到安全問題，採集*kakoton*（鹿角菜）跟*pe'coh*（藤壺）是分配給男性的工作，原因是地形有危險性，女生無法在礁石上無法敏捷的配合浪的一漲一退，所以以男性為主要的採集人，但不代表只有男性可以採集。

作為潮間帶採集的初學者，可以以此主題作為研究題目，感到很榮幸卻也很多的困惑，也做了很多的嘗試，雖然使用的研究方法很一般，但在田野期間讓我感受的這一切很不一般。阿美族的海洋文化至今仍很少人來探索，相對在學術討論上的討論也是比較少，做完這次初探性的阿美族的潮間帶採集研究，令我深深地感覺是阿美族的海洋文化是非常有趣的新領域。海邊不只是遊憩的地方，也是文化孕育的大海，海洋文化就像海底世界般充滿驚奇，我踏出第一步初步整理潮間帶採集的生態體系，提供一個新的嘗試，未來希望更多對阿美族研究有興趣的研究走進海洋文化的大門。

參考書目

專書

黃宜衛

2002 《成功鎮志阿美族篇》，成功鎮公所。

黃淑芳

2003 《台灣東北角海藻圖錄》，國立台灣博物館。

洪震宇

2018 《風土餐桌小旅行》，臺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期刊論文

林正春、劉炯錫

2004 〈都蘭灣阿美族海洋生物之辭彙與用途之調查〉，《東台灣原住民族生態學論文集》，頁53-63東台灣研究會。

阮文彬、劉炯錫

2004 〈台東縣成功鎮宜灣部落阿美族海洋漁獵活動之調查研究〉，《東台灣原住民族生態學論文集》，頁65-77東台灣研究會。

白皇泳

2013 〈台灣原住民阿美族的飲食重統與採集文化〉，《中華飲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521-529。台南，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網路資源

蔡政良

2004 《阿美族族群研究》，台東，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網路資源，
http://www.dmip.gov.tw/FileUpload/interaction/e_images/阿美族族群研究

學位論文

呂憶君

2007 〈海祭、身體實踐：花蓮港口阿美的海岸空間〉，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聖慈

2019 公眾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於海岸阿美族傳統領域劃設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